

澳門情懷 遊子思歸

黎明*



黎明先生正在創作〈萬里寫入胸懷中〉(2005年)於中國美協深圳創作中心

最近結識澳門《文化雜誌》黃曉峰博士伉儷。黃博士是《文化雜誌》中文版的主編，一向關注澳門文化藝術事業，他在《南番順博物館館藏書畫精品集》中看到我的畫作，把這畫集轉送給我，並告知澳門成功申請列入《世界遺產》的喜訊，囑咐我提供一些當年在澳門的畫作資料，“當具歷史文化之參考價值”云云。

澳門是我真正的故鄉，我慶幸生長於澳門，在平靜的童年時代平凡地成長。一百多年前，祖父母由廣州移居澳門，在氹仔島上開設了一間“怡安”商舖。當年氹仔亦稱龍頭環。“怡安”經營業務廣泛，位於氹仔街市對面施督憲正街一至三號接連告利施利華街，佔地商舖四間，主要經營糧食雜貨生意，並包括肉食、家禽、釀酒及包辦酒席，類似百貨商場。父黎兆錫出生於氹仔，母親宋瑞瓊出生於澳門蘆石塘。1929年家母懷有我時，家在氹仔；當時已興西法接生，由荷蘭園西醫徐煥容接生，在留產所出生後才回氹仔。當年氹仔島上有華人、葡人、土生，也有一些印巴人、東非人，相處融洽，人文素樸。這些事物，曾經成為我畫筆下的題材。





慶祝澳門回歸祖國，黎明先生主辦“中國當代名家展”於香港大會堂。

記得前幾年，2003年8月，澳門頤園書畫會五十年金慶，邀請全國及海外各地五十位書畫名家，余與內子黃詠賢亦在被邀之列。盛會由特首何厚鏵主持開幕。會前安排遊覽澳門歷史文化遺蹟，其間曾帶領大家遊崗頂戲院舊址，介紹說它是昔年澳門葡人的文化戲劇活動表演場所，現為古蹟景點之一，但尚未開放。當天我有機會踏上戲院舞臺，心情非常激動，曾當眾大聲講了幾句話：“今天來的朋友包括澳門的朋友，有誰像我一樣曾在這舞臺上表演過？”當時祇聽到一陣掌聲，不曉得有沒有人回應；但我想，自己雖未必是昔時唯一登場者，現今澳門實在也祇能找到極少數曾踏足這舞臺的人了。其實，在六十多年前，或差不多七十年前，大概是1937年或1938年，當時有一個賑災慈善武術表演；澳門總督先在開幕儀式上講話，接着是家父致辭並表演一套功力拳。因為父親當時是澳門海島市華人代表（海島市包括氹仔、路環）和澳門市政局議員。當時全澳武術師傅都參與該項活動，包括我的師傅趙竹溪——他是山東人，是少林螳螂拳的名師。我當時亦有幸登上舞臺表演了一套少林崩步拳。

當年，中國正處於大動亂的年代，國內許多藝術家紛紛移居澳門，使我有機會在他們悉心栽培下茁壯成長。1940年我開始師從羅寶山老師習海派錢慧安人物畫，當時引起高劍父老師的關愛，他竟親自登門到我家教我嶺南畫法。去年（2005年）10月，浙江雁蕩山竺摩紀念館開幕，館內陳列了1941年澳門文化藝術界贈送竺摩回歸雁蕩的詩書畫作品，當中有我（十二歲）那時的一張畫作。我在六十多年後重睹舊作，當然別有一番滋味。這批作品當中的書畫家有家父黎兆錫寫的詩及高劍父老師、梁彥明校長、張純初、王惺岸、葉夏聲、張谷雛、陳寂爰、何斗燦、李供林、鄭春霆、黎廷榮、鄭哲園、賴鎮東、利樹宗、周貫明、劉耀輝、羅季昭、湯卓元、黃蘊玉、李君達、江亢虎、馮桂秋、梁毅三、關以文、繆君侶……等四十多人，都是當年澳門文化界知名之士。

當年澳門沒有公開舉辦畫展的場地，崇實中學首先在校內替畫家如鮑少遊、張純初等舉辦展覽。當時我在崇實讀書，父親和梁彥明校長的私交甚好，每次藝術活動我均獲邀出席。梁彥明校長是澳門

◀ 1994年黎明先生帶學生回澳門寫生

教育文化的先導，愛好書畫，收藏甚豐。他是一位熱愛祖國人士，每屆週會例向全校講話，結合當時戰局，發表有關國家民族危難的訊息，大聲疾呼，甚至聲淚俱下，同學們感受甚深。梁校長後來被日本特務機關長派人當街槍殺殉難。1939年高劍父偕同春睡弟子舉行畫展，展出許多描繪抗日戰爭國內人民痛失家園流離顛沛的慘況。是次展覽，不僅在澳門有影響，也成為國畫家描寫抗戰事物的先河。而我在這次展覽作品的感染下，投身學畫行列，至今已有六十多年，可謂丹青不知老之將至矣！

羅寶山老師當年是氹仔菩提園的主人，在1941年辛巳初夏，家父在菩提園接待清遊會仝人的雅集聚會上，張純初、張谷雛合作〈菩提清遊圖〉繪畫當年藝人集會，竺摩和我都是畫中人，一是出家人，一是拈花寫生的少年人，在這長卷中合作題詩寫字的還有黎廷榮、陳寂、鄭哲園、賴鎮東、竺摩、張純初等。

1944年同善堂舉辦了一個賑濟難童餐的書畫展。開幕當天早上，我捐出的畫作〈仕女圖〉被新馬路的伊利公司購去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畫展。我從此加入高劍父師的春睡畫院上課。高師主張師法自然——寫生，自那時起我就在澳門各處寫生，先是大量寫各類家禽、翎毛動物，接着在各處名勝風景寫生，青洲、筷子基就是我久久徜徉之地，拙作〈青洲突影夕陽中〉深為師友贊許。竺摩法師題跋中有詩云：“一灣綠水映青洲，幾樹濃陰翠欲流。別有竹籬茅舍意，夕陽突影臥高邱。”當年筷子基是國內難胞寄宿的平民區，大多家庭都飼養家禽，我常常在此對着火雞、鴨、鵝寫生。

在澳門各處古蹟中，大三巴（聖保祿教堂的舊址）在我筆下寫得最多。風雨晦明、夕照夜色，特別是我於1950年初寫的大三巴側景，高師大加贊賞鼓勵，特為之題辭：“濠江聖蹟，一九五零年四



黎明、黃詠賢（右二）伉儷帶學生到澳門寫生（1997·竹灣）



2003年8月頤園金慶全國五十名家歡聚濠江

月劍父題”，陡使拙作生色不少，它也是劍父師以公元紀年題畫的第一張。此畫於1951年歡送高師出國在中央酒店舉行畫展時，高濤代表高可寧提出要購它，我因有高師題字，絕不肯出售。遺憾的是，幾個月後，高師竟不幸病逝。我另有一張1950年寫作的〈影樹雙雀〉，也是高師留醫於鏡湖醫院時我在病房階前的寫生之作。

松山也是我喜愛的題材。我拿着畫筆繞着松山走，遠近前後也寫了好幾張。松山上的樹木，也給我後來繪山水畫提供了“師法自然”的楔機，獲益良多。主教山教堂建築也是我所喜愛的題材，當時我認為，天主教代表西方文明，對中國文化藝術影響深遠，而教堂是美麗的建築藝術作品，正是折衷中外融匯古今的一個生動環節。陳繼春君曾提及拙作的寫法：“黎明的寫生風景作品特別出色，用筆不拘泥於傳統方法，而且構圖也別出心裁。筆者也曾親觀黎氏作品〈澳門主教山〉，發現黎明並不是依照‘折衷派’的構圖方式去描繪這一對象。他把教堂放置在疏落的樹枝後面，結構透視也非常準確。筆者也曾到主教山原處寫生，再對照黎氏那張作品，明顯地發覺黎明對描繪澳門風貌並不拘泥於對自然的如實反映，也就是說他並不追求繪畫中的照相語言，而是按畫作的要求去調整視點，而且景物為畫面所表達的內容服務。”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中澳邊境自由開放，我就從關閘步行往中山翠微三鄉，寫了一些速寫。現在還留有一張〈關閘道中所見〉，沿途兩旁樹草叢生，仙人掌遍地可見，對比今天高樓大廈林立，中國經濟飛躍發展，回顧歷史滄桑，我不禁對畫稿興歎不已。說到抗戰勝利當年，有一次歡慶勝利大巡行，沿途鳴放鞭炮，萬眾歡騰，高呼歌唱，全民欣喜若狂。當年我就讀紀中（總理故鄉紀念中學），作為學生代表，被派到全澳遊行隊伍的最前列，伴隨着孫中山、蔣中正肖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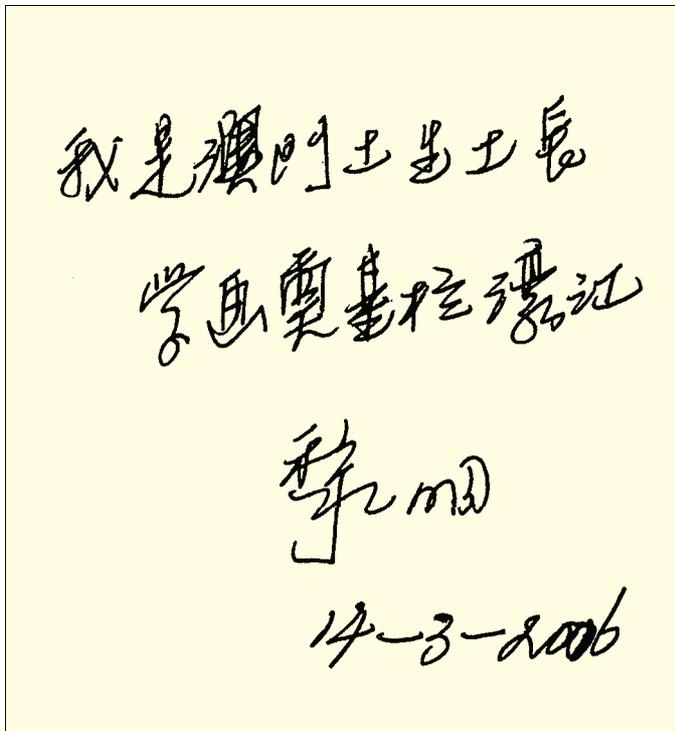
的車隊先行，沿途萬人肅立，鼓掌狂呼，為八年抗戰勝利，為國家民族復興，鼓舞狂歡。我當時意氣風發，極度興奮之餘，竟然整晚不能入睡。

我筆下的澳門景物，也不一定都是名勝，諸如魚罾、破屋、青洲、海角……都是我筆下的題材。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《黎明畫集》，裡面有我多張澳門的寫生作品，其中〈澳門海角〉是1950年在水塘寫生之作：遙望對岸海角遊雲的亭子、電臺的電塔、電燈柱。吾兒文希將畫冊拿回他就讀的香港華仁書院，校長谷紀賢神父看見這張畫，就興奮地打電話給我說，他曾在海角對岸的修院住了三年，天天望着海角的亭子，感慨彌深，我想當是藝術語言所引發的共鳴所致。

1945年我在澳門有兩位學生，兩人都較我年長：一位馬鎮湖是當年孔教學校的教務主任；另一位是我的表兄梁發，——他後來在我的引領下加入春睡畫院，高師為他改名為梁法。1950年，我在澳門仿林中學和吳靈芝學校擔任美術教師，這兩校當年也有不少繪畫的高才生，可惜囿於客觀條件，很多澳門人都到外地另謀出路去了。我也於1953年6月辭去教職移居香港，因工作繁忙，較少回澳。然而，澳門的好友組織“澳門美術研究會”，仍預留給我一個會員籍位置，並代我交會費，每有活動我亦多有參與，例如1956年5月第一屆澳門美術展、廣州展、華南美展……其中的裱畫費等等據說是何賢先生代付的，令我這個別離出生地蠟氹鄉土的天涯遊子，增添了柔腸寸斷無有盡頭的鄉愁。

1997年在澳門將要回歸祖國喜訊公佈之時，我應澳門中華藝術協會的邀請，帶領弟子十人，重回澳門抒寫澳門各處風景，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母親而作，其後舉行慶祝回歸展覽並入編《名畫家筆下的澳門》。我自己的作品〈澳門回歸〉就是以主教山為實景，畫面任一群和平鴿子自由飛翔，由衷祝賀澳門回歸祖國的懷抱。林近先生在畫上題跋：“積弱如今次第消，和平初復喜調添；西環聖母朝東望，紫荊開遍又紅蓮。”

1999年12月20日，中國政府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，這是繼九七香港回歸之後的又一大喜事，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歷史上的千禧盛事。我們春潮畫會在香港大會堂主辦了“慶祝澳門回歸——當代中國畫名家作品展”，並出版《當代中國畫名家作品集》，得到國內外畫家友好熱烈的支持，當中有年高德劭的著名老前輩，也有年輕一輩優秀青年畫家，還有些遠離祖國移居海外數十年的華裔藝術家，以及好幾位外籍畫友。參展者共一百三十一人，國內畫家來自北京、臺北、西藏、甘肅、貴州、湖北、湖南、上海、浙江、天津、蘇州、洛陽、廣西、福州、廣州、香港、澳門，海外來自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瑞典、馬來西亞、日本等國家和地區，盛況空前，為之轟動一時。——這也是遊子思鄉情繫鏡海的一點心聲啊！



黎明致《文化雜誌》中題句